

琅琊台的几次兴废

琅琊台全景

□ 冬华

兴于秦皇，毁于地震

琅琊台，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山上，为一耸立山丘，海拔183.4米，三面环海，西北为一小片平原。琅琊，古时作“琅邪”，后人作“琅玕”或“琅琊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云：“盖海畔有山，形如台，在琅邪，故曰琅琊台。”

西周初期，姜太公封于齐国，作八神祭祀，琅琊台成为四时主的祭祀地。所谓四时，即一年中的四季，一时为一季。四时主，即掌握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变化的神主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设三十六郡，琅琊为其一。秦始皇曾五次巡游天下，三次登临琅琊台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巡，到琅琊台后，遂迁三万户百姓于台下，重筑琅琊台，并在台上立刻石，颂秦德，明得意，礼祠四时主，于台下修御路三条，还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。次年（公元前218年），秦始皇由芝罘至琅琊台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，再登琅琊台，并亲自护送徐福出海，后在回咸阳途中病死在沙丘。秦二世即位后，于公元前209年东行郡县至琅琊，登台刻诏书于始皇所立刻石旁，彰显始皇帝功德。

西汉时，武帝效法秦始皇，好封禅，祀神求仙，曾九次巡游天下，其中四次登临琅琊台。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武帝东巡海上，“行礼祠八神”，至琅琊台。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武帝南巡，从海上北至琅琊。太始三年（公元前94年）春，武帝巡视东海，又“幸琅琊”。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再至琅琊，“祠神人于交门宫”。此后汉宣帝、汉明帝等帝王也曾登临琅琊台，举行祭祀活动。

本始四年（公元前70年），关东琅琊、北海等49郡国发生地震，死亡6000多人。琅琊地区震级应在8级以上，灾情严重，受到毁灭性打击。琅琊台及以西，“山崩水出”，琅琊沿海一带多处塌陷，形成杨家洼湾、陈家贡湾、棋子湾、宋家口等大海叉子，沿岸多为泥滩，与古镇口等沿岸尽沙滩、海岸大不同，应该是此次大地震破坏所致。甘露三年（公元前51年），汉宣帝又派黄门郎梁丘临祭祀琅琊台。

2019年以来，为配合琅琊台遗址保护规划编制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，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。发掘区分别位于主峰的“大台”、山南的“窑沟”和大台东南的“亭子兰”等多个地点。

其中，“大台”位于遗址中心和制高点位置，是考古工作的重心所在。经详细勘探，山顶夯土分布区域平面大致呈“T”字形，夯土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。经考古发掘证实，“大台”主体是一座“秦修汉葺”的高台建筑基址，其周围还分布有附属建筑及院落，体量巨大、标准极高，与文献对应，正是秦始皇所修筑的琅琊台遗址。

另外，发掘中还发现了稍晚的重修改造迹象，包括台下房间废弃并填以夯土，地

文化中国行

近年来，琅琊台遗址考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，备受瞩目。春秋战国以来，琅琊一直是山东东南沿海的重镇，被誉为“齐东境上邑”，齐桓公、齐景公曾到此巡游，数月不归。秦皇汉武东巡至此举行国家祭祀仪式，更让琅琊台声名大振。此后，琅琊台几经兴废，古风犹存。



《琅琊台图》

下管道堵塞而改为板瓦铺就的明沟等。据层位关系，重修年代当不晚于西汉时期，或与汉武帝东巡至琅琊，礼祠四时主相关。

东坡登临，明朝重修

汉代以后，琅琊台淡出国家视野，逐渐成为荒台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有“台基三层，层高三丈，上级平敞，方二百余步”的描述，记录了北魏时期琅琊台的面貌。

尽管如此，琅琊台壮美的海天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还是吸引部分文人名士前来探古寻幽。唐朝开元进士熊曜曾登顶琅琊台，目睹太阳从海上升起，被其磅礴壮丽的景象所折服，遂作《登琅琊台观日赋》。北宋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知密州军州事苏轼登上琅琊台，留下了《书琅琊篆后》，赞颂秦琅琊刻石“文字之工，世亦莫及，皆不可废”。

因距离县治所较远，僻处海滨，琅琊台的荒凉境遇直到明清时期才有所改观。明万历年间，诸城知县颜悦道主持重修了琅琊台。颜悦道作《登琅琊台述》，刻碑立于琅琊台上。此碑一度不知去向，后被群众发现，由博物馆征集复立于琅琊台。碑长146厘米、宽78厘米、厚12厘米，碑文阴刻楷书，比较模糊。

据乾隆《诸城县志》记载：“颜悦道，字君白，直隶魏县人。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由进士任知县。性明敏，敢任事，御倭海上，民赖以安。”颜悦道少时曾梦见自己到了琅琊，认为与之有缘，于是自号“琅琊”，后来他担任诸城县知县，管辖琅琊台一带，终于有机会亲往。

颜悦道初次到琅琊台，是因为“倭寇告警，以封疆事东巡海上”。由于海禁，当时官员非因公事，一般不会到琅琊台。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万历援朝第一阶段结束，朝廷时常会接到海警。当时，诸城县南端有宋家口、董家口、龙湾口等多处港口，南龙湾巡检司下辖有烽火台。琅琊台三面临海，东、西附近皆有港口和海防墩台，所以颜悦道有必要亲自巡海。
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颜悦道主持重修琅琊台，在台上建海神庙、礼日亭。海神庙建成后，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四月，颜悦道邀请诸城官绅张世则、李旦、臧惟一、丁惟宁、陈焯等前来游览。陈焯将此番游历见闻写成《游琅琊台记》，文中称：“琅琊称胜，肇自古昔，然滨海僻遐，人迹罕至，即邑中一二轩冕往游，亦尝历数十年乃一再见之，不恒有也。”

此时，台上秦汉时期旧迹所存不多，登台者多为观海，观日出。诸城县治距此一百多里地，陈焯走了一天半才到，次日凌晨，诸人早起共观日出。之前，台上无休憩场所，文人雅士罕至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康熙《诸城县志》载：“庙三间以祀海神，厅三间为游憩之所。”海神庙建成后，游人可以在此宴饮，夜晚“同宿庙中”，方便许多。

陈焯还作了《琅琊台论》，其中提到：“掘山巅地，多得古瓦石。”可知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，在山顶已触及汉代地层。晚清时期，金石学家陈介祺曾对琅琊台进行调查并制作刻石、瓦当拓片。

琅琊台重修后，前来的文人雅士明显增多，如明代王家植、李鲁生，清代“诸城十老”、高凤翰、窦光鼐等，曾登琅琊台观日出、宿琅琊台山寺，留下诗篇。琅琊台的祭祀活动也逐步恢复，据康熙《诸城县志》记载，海神庙“岁三月清明日、七月望日、十月朔日并祭”，乾隆《诸城县志》记载，海神庙“以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祭”。

颜悦道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升任户部主事，乾隆《诸城县志》记载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念其功德，县人曾为颜悦道建生祠于琅琊台上。

《琅琊台图》记录面貌

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载，至清嘉庆年间，颜悦道所修“海神祠、礼日亭皆倾圮”，但道光、咸丰年间时，诸城人丁烈光曾多次至琅

琊台，作有《宿琅琊台古寺》诗。或许此时建筑并未完全灭失，琅琊台上仍有房屋建筑可住宿。至光绪末年，琅琊台上建筑则存留无几，幸运的是，时任知县毛澄又一次主持重修琅琊台，重建海神庙、望日亭。

毛澄，字叔云，四川仁寿人，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历任定陶、历城、泰安、诸城等县知县。琅琊台风景区藏有《乙巳重修琅琊台记》残碑一块，残长37厘米、残宽20厘米，记载了毛澄重修琅琊台的经过。根据碑文可知，毛澄登琅琊台时，颜悦道所修“事业付东流”“寻旧址，举眼太息”，故而决心进行整修。

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有一幅《琅琊台图》，是邑人王和沛所作，根据此图可以窥见毛澄所修琅琊台的面貌。该图下方为海中的斋堂岛，琅琊台在图正中，矗立于海边。台顶有平台，平台上为琅琊台原有庙宇，俗称上庙，院中立有石碑五座，其中最大的一座上书“长天一色”四字。庙的右侧，望日亭高高耸立。山腰处有三座建筑、庙门和一座小亭掩映在岩石间，是被当地人称为下庙的建筑。《琅琊台图》绘画水平并不高，且因中国画特色，并未完全写实，但其所描绘景物，却是难得的物证。《琅琊台图》作于甲戌年，结合王和沛的生平，可知作于1934年。

根据附近群众回忆，当时，上庙位于琅琊台台顶，下庙位于琅琊台西面山腰之间，两庙一上一下，遥相呼应，故得名上庙、下庙。上庙立于台顶，布局紧凑，错落有致。东西长约150米、南北宽约130米。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，此庙坐北朝南，庙中建筑是直角形排列，正面大殿为东西走向，西边厢房为南北走向。进了大门，正面三间为大殿，大殿正中供四时主，左侧供龙王爷，右侧供牛王爷。大殿右边五间为客房，备有床铺供善男信女朝拜时留宿之用。西边南北走向的厢房为庙中库房和厨房，共有五间。大殿和客房之间有墙相隔，三间大殿前左右两侧各有龙头碑一座，相对而立。

下庙建筑面积约有150平方米，庙中建筑布局与上庙相似，据说原先也供海神，后毁掉。20世纪40年代，当地群众集资复建，建筑规模比原先缩小。庭中正面三间为大殿，大殿西边三间为客房，西边另有三间厢房为庙中库房和厨房。下庙正殿地势较高，厨房地势较低，正殿与厢房之间有石阶相连。院中有三株大枫树，树干粗大，枝叶繁茂。庙后有堵石砌的半圆形围篱，长约150米。围墙全部用黄色山石砌成，主要用于防止山水冲刷庙基。

1992年，山东省人民政府确定琅琊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进行大规模恢复性建设。如今，景区以秦代风格修建了徐福殿、152米长的云梯，再现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的高大花岗岩群雕，重建了望越楼，内置越王勾践塑像，琅琊台刻石亭立于原刻石遗址处，内置刻石复制品。在台顶北侧坡处，依据古籍记载在原址修复了始皇御路，路长135米，设386级台阶，古朴肃穆。2013年3月5日，琅琊台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）